

未来がどうあろうと
過去は決して損なわれない。

人质朗读会

「巨」小川洋子 著

李建云 译

无论未来如何，
安放于心中的过去都不会损伤。

Yoko Ogawa



Yoko Ogawa

人质朗読会

ひとじちのろうどくかい

「目」小川洋子 著
李建云 译

Hitojichi no Rôdokukai

Copyright © 2011 by Yoko Ogaw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1 by Chuokoron-Shinsha Inc.,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oko Ogawa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15-312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质朗读会 / (日) 小川洋子著; 李建云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339-4759-0

I. ①人… II. ①小… ②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8329 号

人质朗读会

作者: [日] 小川洋子

译者: 李建云

责任编辑: 王盈盈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超能印业有限公司

版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 112千字

印张: 7

插页: 1

书号: ISBN 978-7-5339-4759-0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夜	拐杖·····	11
第二夜	山谷回声饼干·····	29
第三夜	B谈话室·····	57
第四夜	冬眠中的睡鼠·····	81
第五夜	高汤名厨·····	107
第六夜	掷标枪的青年·····	131
第七夜	过世的阿婆·····	153
第八夜	花束·····	177
第九夜	切叶蚁·····	199

该新闻是从位于地球背面的一个村庄被带回的，该村庄有一个复杂拗口的名字，仅听一遍，实在念不好。

当地时间下午四点半左右，由 W 旅行社策划的一个旅行团——参团者七人，外加旅行社陪同人员与当地司机，共计九人——在结束遗迹观光乘坐一辆面包车返回首都途中，遭遇反政府游击队的袭击，除司机外，八人连人带车遭到绑架。依照绑匪团伙的声明，他们的要求是释放被逮捕与拘禁的同伴，并给付赎金。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有关部门似乎并未同他们取得联系，人质也下落不明……

这就是第一则报道。

绑架现场地处平均海拔 2000 米且层峦叠嶂的山岳地带，道路尚未铺修完全，星星点点散落的小村庄甚至还没通上电，因此传来的消息少之又少。实际上，事件之浮出水面，也是在被单独扔在现场的司机拿着绑匪团伙交给的声明，徒步走到最近的一个村庄求助之后。当时，距离事件发生已然经过了三个小时以上。司机在遇袭时受了重伤，颧骨与左肩骨折，倒在民房门口就人事不省了，所幸并无生命危险。

随后，成为人质的旅行者的身份得到证实，大使馆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政府相关人员召开记者招待会——尽管有如此这般的一系列动作，事态却并不见产生大变动的迹象。好不容易播放出来的绑架现场的新闻画面，也只见半枯半荣的贫瘠树林中延伸着一条红褐色的路；如果说多少可见一些线索，那就是路面残留的面包车的轮胎印痕了。

很快，新闻的报道角度逐渐缩小，在一番关于家属们六神无主与担忧的报道、对病床上的司机所进行的采访、游击队组织的实情披露等新闻之后，随着事件发生后不久的那股震惊渐渐淡去，人们对于据说被禁闭于自己从未去过也从未听说过的遥远的某座山中的那八个人，不知不觉失去了同情之心。

但是，出于首重人质性命并且不让事件成为绑匪团伙的抗议手段的考虑，政府与游击队的交涉自始至终在暗地里进行，流向媒体的消息也受到严格限制。考虑到这一点，社会的漠不关心或许也可以说存在迫不得已的一面。

两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将要两个月了，事件却仍处于胶着状态。据说有宗教领袖介入居中调解；人质里出现了病人，红十字会的相关人员被叫去治疗；有人终于准备好了用作赎金的金块，等等。各种传闻在世间流传，但无论哪一条，均没有确凿的证据。

事态突然有所进展，是在距离事件发生超过一百天，许多人甚至开始淡忘曾发生过这样一起人质事件的时候。破晓前，依依惜别的星星们还在沿着群峰的轮廓眨眼时，军方与警队的特种部队强行突破原为猎人小屋的隐蔽所。在对西面的墙壁实施爆破后，他们同游击队发生了枪战。结果，绑匪团伙的五名成员全部被射杀；特种部队有两名队员殉职，十一人受伤；人质因绑匪埋设的炸药爆炸而尽数死亡。

这一结局给社会带来巨大的震撼。人们在内心某处一度相信，暗地里的谈判进展顺利，人质们大概能够平安回家。不料信心竟被毫不留情地击垮敲碎。对于闯入作战过

程中有疏漏的质疑也好，对于反政府游击队的憎恶也罢，在人质尽数死亡这一事实面前，皆是那样的无力。

当看到遭受爆炸而嵌满弹壳、几乎不留一丝原样的原猎人小屋的照片时，人们陷入了那简直就是旅行者们的遗体本身的错觉当中。八人被炸死的现场，地面泛出黑光，吸了血以后湿漉漉的。据说八人将身体紧紧挨在一起，连成了一体，即便被炸得飞起来，遗体也仍旧没有七零八落。

原猎人小屋内，可称为遗物的东西几乎没有留下，只有一样：遗属发现了刻在地板上的一部分文章。留在烧焦了的、成了小碎片的木板上的文字，尽管断断续续，眼看就要消失得了无痕迹，但已经被证实就是其中一名人质的笔迹。不大工夫，人们即从碗橱的横木条搁板、抽屉底部、窗框、桌腿等各种各样的碎块上面找到出自八个人之手的文字。被用作书写工具的，好像是针线包里的手缝针或发卡之类。不过，无论哪一篇文章，都只有仅存的一点片段。至于它们有着怎样的内容，为了什么记下来的，不得而知。

木片犹如从地底深处被挖掘出来的古物一般，意味深长。它们悄然低垂着头，怀抱着莫测高深的沉默。遗属们对这些木片与在当地火化的遗骨同样珍视，将它们抱在怀

里回了国。

两年的岁月流逝，人质事件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形式再次回到了人们身边。为了探察绑匪团伙的动静，有关方面曾对原猎人小屋实施了窃听，现如今窃听磁带被公开了。

窃听器当时被偷偷安装在国际红十字会带进去的急救箱、净水器、词典中。公开的内容与特种部队的作战内容无关，仅限于录有人质声音的部分。即便如此，也确实可谓一桩史无前例的事。

磁带是原特种部队的一名队员根据个人的判断交给遗属的，他说，这也是一种寄托，可以用来缅怀故人临终前的音容笑貌。这名队员，被认为正是在窃听现场头戴耳机负责监听的人。人质们所说的话，对他而言自然是一个字也理解不了的。

某家广播电台的某位记者，在事件发生后曾采访过归国的遗属，其间很偶然地听了磁带。该记者立即感到其中内容意味深长，在与遗属经过反复交谈建立起信任关系的基础上，终于从八家所有成员处获得了公开磁带内容的许可。

当然，其中也有遗属曾表示不愿让人看热闹，不愿再

受到惊扰，但最后终究还是同意了。他们说，如果能将自己所爱之人确定无疑存在过这一事实铭刻在这个世界上的话……

磁带上留有八人朗读亲手所写故事的声音。可以想见，由于纸张不够，这些故事于是同时被写在了地板及窗框等处。至于是怎样的缘起促使他们这样做的，也只能根据他们的谈话来推测了；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并非出自留下遗言这般沉重的心境。从磁带上可以了解到，在漫长的人质生活期间，他们似乎和绑匪团伙之间也产生了交流，害怕生命危在旦夕的恐惧感渐渐淡化。在朗读的间隙，他们的确时常发笑。即使曾有过眼泪汪汪的场面，也不是因为绝望，而是因活着的真实感而流的泪。

总之，起初就是和打扑克及词语接龙等一样，打发无聊时间的一种手段。什么都行，写一段回忆，然后一起来朗读吧！不要单纯地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认认真真写成书面语言才能准确地传情达意，还能够拥有一段专注于书写的时光。并非意欲在写作上彼此争一个优劣高下，我们所需要的，是静心思考与侧耳倾听。而且，所思考的并不是要等到几时才能获得解救这一未来，而是安放于自己心中的过去，无论未来如何都绝不会受损的过去。将它轻轻取

出，在掌心捂热，放它入语言的扁舟，倾听这一叶扁舟激起的水声。让我们的声音回荡在这间与熟悉的地方远隔千山万水、冰冷、石砌、只有蜡烛光的废弃屋内，就算是绑匪，也别想妨碍这样的我们。

就这样，人质朗读会得以举行。听众除人质外，还有负责看守的绑匪和那个在作战本部头戴耳机的男人。

题为“人质朗读会”的这档广播节目，从周日到下一个周日，分八期于每晚十点播送。录音状态很难说“良好”；听不清楚的地方、因咳嗽或打喷嚏造成的中断及错读等为数不少，但完全未做修改。朗读声的背后，时而传来红角鸮的啼叫，恰似随声附和。

“我今天是来给你治脚的。”他勾着头说。

“怎么治法？”

“当然是用这个喽。还用说吗？”他举起面罩与喷灯回答道。

“噫！它们可治不了！它们可是破坏世界的工具呀！”

“相反，这可是用来创造世界的工具啊。难道你不知道吗？”

工人师傅微微一笑，拿着喷灯的手一使劲，紧接着将那抹微笑隐入了面罩之下。一系列动作洗练、流畅，足可见苦练的成果。面罩非常协调地贴合在他过大的脸庞上。

不大工夫，从喷灯里射出火花来了。凉丝丝的玻璃一般美丽，活物一般不停律动，引吭高唱雄壮之歌的火花。它从工人师傅手底朝着我的左脚倾注而下。

第一夜 拐杖

小时候，我住在铁工厂对面。那是一家仅靠自家人与两三名员工经营的小镇工厂。同一条街上还开着照相馆、理发店、耳鼻喉科诊所、裁缝铺、古币专卖店。这些店铺，无论哪一间都拥有一扇紧闭的大门，挂着一块彰显历史传承的招牌，充满一股收拾得干净利落的静谧之气。相比之下，唯有铁工厂的气氛明显与众不同。

车间的推拉门总是敞开着，一部分工具摊到路面上来，无休无止地向周遭散播着噪音。铁板、铁柱、铁丝、铁锤、老虎钳、铁钩……凡是想象得到的坚硬且沉重的东西，车间都随手收集过来了——只能这样认为。它里面的一切均

被红褐色的铁粉所覆盖，无论早上还是中午，看起来都像
是黄昏。

我喜欢坐在地上，一边拿白粉笔在路上乱涂乱画，一
边参观铁工厂。我早就掌握了在既不会妨碍到大人们，也
不会进入他们视野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参观每一个角落的要
领。一颗孩童的心也觉得一个女孩子对铁工厂表现出兴趣
是不合适的，所以我始终记得要假装自己是在开开心心地
画画。

无论如何，我也无法认为那里是制造什么东西的场所。
震颤空气的铁锤的声响也好，被截断的铁那临死前的痛苦
喊叫也好，铁工厂实在就是一个专事破坏的地方。妥妥帖
帖、规规矩矩成为一个整体的安定世界，此刻正从这间铁
工厂开始遭到破坏。世界正在从我眼前的这个地方开始崩
溃。但是，铁工厂的人们却并不知道自己所背负的使命的
真正意味，他们不过是一味地同坚硬物体进行搏斗。察觉
真相的只有我一个。已经不容许后退了。就好像小小的虫
牙一点点扩大，不久便侵蚀口中的骨头那样，这人世即将
嘎啦嘎啦发着响地崩裂、坍塌——我感觉到了。

我丝毫不惧怕。不如说反而兴奋莫名。察觉秘密的就
自己一人这个事实，令我的情绪进一步高涨。

尤其迷人的是喷灯嘴上喷出的火花。它比我所知道的任何火，譬如暖炉、酒精灯及煤气灶，都更具威力，也更绚丽。当浓重的赤红色红到极致、处处泛青光的火花朝着铁块喷射的那一瞬间，世界正在崩溃的预感便越发确定。这使我心满意足。

和喷灯的火花一样令人不能遗忘的，是工人戴在脸上的面罩。当然由铁打造、配合脸部曲线像瓦一样弯曲、只有眼睛的部位用一种特殊的透明材料施加了保护的面罩——担任重大任务的工人才配戴的、带有几分秘密色彩的面罩。火花喷出的一瞬间，工人即同时麻利地将它戴好，从没有哪一回慢过半拍。在火花前端，理应坚固结实的铁恰似即将没入西山的太阳一般，一边红红地燃烧着，一边像是无法忍受更大的屈辱似的发着响地渐渐融化。戴面罩的工人毫不留情。他们汗流浹背地默默埋头作业。面罩看似遮掩了他们的脸，实际上反而暴露出其真面目。我心知肚明。那是一张不管怎样受热抑或沾满铁粉也依然毫无表情且纹丝不动的、晚霞色的脸孔。这，才是他们的原形。

那是我刚步入十一岁那年的暑假。午后两点左右，从游泳池回家的途中，我看见公园的秋千上软趴趴地坐着一